

多，信中也设法写，我又抄了一个中央首长对四大军区谈话记录，内容很多，有一份寄给黄叔了，你可以到他那里去看。第一份材料，是传达华国锋主席讲话，想你们必听了传达，你要看也可以问黄叔要。现在报上，充满庆祝与声讨的报导[道]，不久会有许多揭发与批判的材料。浙省形势，一定也大有好转，这几年被“四人帮”害苦了，各地闹得不成样子，现在紧抓革命猛促生产，出现新的局面，大家扬眉吐气，心情舒畅，斗争当然要大大深入下去。不多写了。

祝大嫂和你都好。

适夷

(1976年)11月4日

三多：

好久没有给你写信，很对不起。原因由于没有新事可说，关于揭批“四人帮”的见闻，写起来又多，对杭州我只经常写信告知源叔，你们见面时，想他一定会告诉你的。你两次寄来材料，谢谢，我都看了，其中北京首长的话，我在这儿都已见过，赵朴初的四个曲，是他人冒名，并非本人之作（他自己告诉我的）。我这儿也有不少材料，但北京邮局寄时都要看过，有的内部东西不让寄，重要的我有时抄一些寄给源叔了。瞻儿来信，知金枝探亲已回，不知你们已决定婚期否？决定后早点告诉我，房子是否已有办法，甚念，甚念。上个月接到一封阿巧的信，诉述家中生活困难，我已寄了一些钱去，并告知我们家庭情况。这个人是你祖父母的养女，你妈妈来时，可能已出嫁了，但一定知道，你们后辈，当然不知道了。她已八十一岁，丈夫早已逝世，与儿孙等在城南公社农村生活，可告知大嫂。瞻儿的事，可能是厂里想要个党员，如果说不成功，现在只好争取继续借用，另外在杭州别处想想办法，我已四处托人，因为借调了那么久，学校已同意调，而厂里又不收，再退回去，实在太伤害他了。我为此

事，心里很不安。你妈妈冬天身体好么？老年人冬天要吃些滋补的东西。我身体好，生活一切如常，勿念。（另有给瞻的信。）

祝好

向大嫂请好，并问金枝好。

适夷

12月10日

三多：

因天寒人懒，又是好久没有写信给你了。前接来信，知道你决定春节结婚，我很高兴，想送你一点礼物留作纪念，我一个老头儿採[采]办寄递不方便，现在汇给你一百五十元，一百请你收下，需要什么由你和金枝自己采买，五十元转交瞻瞻，补贴他替我买药买物的花费。这款我原来想汇给他，由他转交给你的，但他好久没有信来，我在半个多月去信，问他地址有无变动，又因之光同志的爱人周越先同志骑车受伤，托他代我去探望一次，却一直没有得到他的回信，可能到春节他会去余姚探亲，因此只好直接寄给你了。你结婚房子是否即在原处安排？没有别的办法，这样也好，以后再继续想法，我不能亲来贺喜，只能写信祝你们幸福。

如果能得金枝同意，我看搬到灵隐农村式的房子也很好的，向你母亲请好，瞻瞻处以后另写。

适夷

1977年2月9日

三多：

因为没有什么新事，我近来写信懒起来了，你二日来信，今天才复。李敏之，我不认识，归还“文革”查抄物资，有政策明文规定，自不必托

人说话，可以自己打报告催促，房子当然也应提出，理应归还，但已有人住，要搬让很难，往往不好办，电视厂领导对你很关心，看看新分配有无办法，或托组织间互相商量，无线电厂可否另外设法，此事源叔时可以谈起，看他如有意再请他说说，不必先开口请托，你意如何？巴一熔同志已下乡去搞大寨县运动，还不知她去哪一县，听说何司令也要下去，他那么大年纪，可能不会让他去吧。你结婚对象，务必考虑得详细一些，房子问题是须抓紧解决。瞻儿有信，知你已和他联系，此事反正也难心急，等待回音再说。北京已生上炉子，还不太冷，老病没有大发，但天冷总受影响，看来冬病夏治，也无显著效果。除了自己留心保养，注意锻炼，争取不受外感，别无他法。其他都好，不多说了。

问大嫂安好。

适夷

（1977年）11月13日

三多：

你的来信，我寄给瞻儿去了，他不知有没有给你去信？我处则无信来，可能他正忙碌，学校方面，正批判教改回潮，为搞大寨县，不少干部正在下乡，大概他那里情况也一样，请调问题，不知能否排上日程，如果再失去这个机会，真太令人懊恼了。

你妈妈既已见过，可以同意，如别无重要症结，希望你早作[做]决断，凡事要太理想，总不可能，老是犹豫，也不是事。房子问题，进行如何？尽力奔走一下积极设法，希望能同时解决，早日结婚，大家都安心。大嫂骨折，医疗经过如何？也希望早点痊愈。又过了一年了，老人们更老了，一切事要看看进展才好。这儿爱军已回家，正等待分配，遂女调京，大概也有一半希望，望大家都过一个愉快的新年！

祝大嫂好。

适夷

（1977年）12月28日

三多贤侄：

好久没通讯[信]了，你搬了新居以后，我连地址还没搞清呢！我今年在春夏之间，连续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五月中，外出四次：计避暑山庄四、五、七月二次，六月去大连，八月到长春，又走了延边、吉林。有几次是黄炜一起去的，走的都是东北，没往南方。十月下旬，杭州开纪念鲁迅研讨会，再三邀我，因气候渐入冬季，为了小心，我最后还是没有成行，那得到明年再往南了。跑来跑去，身体不差。现在一个冬天，得呆[待]在家里，多做点事了。气喘咳嗽，程度比较深了，但小心点，不发病就没事，别的部分，身体都没病。一天集中精力，可工作三四小时，以外就稍稍参加一些活动。

大嫂健康如何？金枝已经退休（听说），是不是已到杭州住在一起？还有孩子，一家就热闹了。老人不能再让她搞家务了，在日无多，请让她过得安静一点、舒服一点。我自己七十七岁，深知老年人需要安静，现在在家里也热闹了，孙子已开始捣蛋，山、海二人，仍在上学，假期回来，还带上对象。遂儿已经出嫁，就在大百科出版社，住在那儿的宿舍去了。白天大家上班，孩子进托儿所，我就安静了。“造反派”占去的房子，最近可以搬走，我就可以不把会客室当书房和寝室了。黄炜仍忙，这次又去武汉和郑州开会，要一个月后才回。

瞻儿老不来信，我去了信他也不回，我只能从旁知道一点他的情况，调工作总是调不成，要帮忙也无法帮。据说在边远地区工作的人，要调进南方大城市最难办。孩子都那么大了，还过得两地生活，我不懂为什么二

媛不能去内蒙，或者瞻儿索性回余姚，当一个中学教师，□□^①的，家乡各行各业都有发展，工农业形势都很好，经常有人来北京，到我处谈谈，听了很兴奋。我觉得一个人能在家乡做番事业，也很好，比在大城市当个工作人员，有意义。我自己直至今天，很想到家乡去养老，可惜也只能想想罢了。请代我向大嫂请好，并望你工作、生活一切顺利。

金枝和孩子都好。

适夷

(1982年)11月15日

三多：

瞻儿到京，住了二天，十一日已回内蒙，大嫂又捎了土产来，很感谢。听说杭州供应又不太好，大嫂老了，要吃点什么，我可以寄。听瞻儿说又接你八日来信，我考虑瞻事第一关在内蒙能做到主动发函，我在内蒙军政领导上没有关系，但在山西军区有一位副政委是老上司较亲密，他以前说过内蒙军区他有朋友，容易说话，现在想托他说通内蒙一关，杭州老上司谭、何长都在，唯何司令较亲密，这种请托的事我也从未对人开过口，现写信同黄源商量后再进行，你看如何？你的生活问题好像仍无什么进展，甚念，大嫂老了，还是抓紧，一方面房子问题，也得抓紧要厂领导帮助解决，这么一条楼梯，怎么还能让老人上上下下呢？现在是不是仍自己料理家务呢？你说的陈诗闻同志如进城顺便来会很欢迎。不过我的家你也见到了，是很不像样的。你忙么？买电视机的事，已给山儿去信，还未得到回信，再告。

祝好

^①此处原文不清。

问大嫂好。

适夷

3月13日

三多贤侄：

两信先后收到。我家房屋，当时瞻儿尚在内蒙，我得儿女同意后，决定要求全部发还（如非全部，不要），后来瞻儿商归，即派他代表交涉，发还后，捐献余姚文化团体，作[做]文化站之用（不作[做]宿舍）。我以为此事早经办妥。现在才知并非全还，余姚文联，至今仍未收受，原房客未迁。前天瞻儿已从西德回国，现住我处，不日南归，我适得你信，已给他看，要他了解后再去交涉。

1.必须全还，否则不收。

2.全还之后，捐献文联，请其收管修理，改做文化站阅览室之用（前有老友来信，云余姚城建党第一支部，即在我家开会，要设作纪念室，我已拒绝）。

3.我家并非地主，不过小土地所有，主要以父亲经商收入为生，即使作为“工商地主”，也决[绝]无没收在城市私房之理。当时运动偏“左”，没收或留部分是错误的，应该改正（包括你家房屋亦然）。如不改正，拒绝收回。我可以直接向余姚市当局去信，非达全收目的不行。收回后正式捐献，一不要钱，二不出卖，且以后亦无人居住，不花钱修理，亦不作[做]房东收租。——庶几不负先人遗产。

你的主意，我完全同意。如果文藻兄一房另有主意，你的一半可以坚持。两房兄弟姐妹中，可能玉美处境困难，急想分到一点钱。让他们自己去办好了。交涉后果如何，以后再谈。瞻儿定下周返宁波，当然校务、家务，一时恐不能即办。他在外一年，如期回国，一切顺利。你如欲与他通信，可寄宁波文化路宁波高等专科学校外文室。以后我也会叫他与你

联系。

即复。

叔 适夷

4月29日

三多：

来信好久未复，对不起。

海儿电视机已买到，是日立二十寸，通过转手，高价3200元买到的，大概是小夫妻多年全部储蓄，都报销了。可谓电视迷了。

又余姚房管处夏伏龙同志，为朱家（前街）房子发还，继承人分配事，特来访征求我的意见。我顺便谈了你家城弄房子事，他不知道，我即将房子情况，及继承人情况，详细告知，托他回姚查清。他已答应照办。据说我84年回姚时，房管处负责人严行，特为房子事来招待所访问我，当时我重感冒已住院未遇。我家后街的房子，已决定全部捐献，因余姚建党第一支部是在我家开的，市委要改建纪念室，我反对此事，指定此房捐赠余姚市文联机关使用。此事是征求了家人儿女们的同意做了决定的。

上海玉美的妈妈尚躺在床上，玉美两个儿子常发神经，处境甚苦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被抄财物，极大部分被人贪污，官司打了十年，没有结果，我同情她的情况，给老战友市委纪检主任（现已为顾问）王尧山^①同志写了一信，他很出力，由市纪检受理审查，但证据不足，未能定为贪污，闻已与玉美联系，愿意给她补贴，现在讨价还价中。玉美为此事，意志坚决，多年碰壁，焦头烂额，我劝她多要几个钱就算了，要完全补足损失，恐不可能了。

关于你家余姚房子事，你们如何在进行，我与房管处的联系，等候回

^①王尧山（1910—2005），江苏溧阳人，曾任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，上海市委常委、秘书长，中共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。

音，现在只告诉你一人，不必与良仁等谈起。

我现在是一年中身体较好时期，勿念。

问金枝好。

叔父

7月7日

玉美：

九日来信收到。

我说的余姚朱家房子，是指木行街念德堂南边的我幼年同学朱公垂家的，此房属朱氏老三房，即探花朱兰的三子，长子的房子为信天堂，二房为宫簷[檐]第，在同茂桥西边，老三房无子，过房公垂公束二人，均已故，据我所知，他家无海外关系。朱伯宁是他们远房，有一弟在美国，是另一家。宫簷[檐]第朱端钧之子，早年即在台湾经商，后失音讯。你家之房，可以申请，从未得到登记通知，查出解放前房契或房指文件下落，我以为根据宪法保护私人财产，是有理由要求归还的。

此事我与三多谈过，三多亦有信来，我现不另复，请你将此信转给三多。常山处我另外去信。闻炜春叔父下月将去余姚，亦可托他问讯。海外关系是政策问题，收回私产则为法律问题，现在各地自定土政策，是可以申诉的。

祝你的孩子们工作顺利，身体好。我现在很好。

适夷

1988年10月15日

三多吾侄：

23日来信早收到。

余姚的房子，我认为是应该交涉收回的，这是宪法规定私人财产有受到保护的权力。“土改”时没收地主房产，即按照当时政策，我叔父一生从事商业，虽买了一些土地，至多属于工商地主，工商地主在城市的房屋，是不能没收的。我家房子，当时也被没收部分，留下两间，几年前说可将留房归还，我们拒绝接受，要求全部归还，现已办完手续，全部交还，但我得孩子们同意，大家都不在家乡居住，有房无用，祖上遗物，也不想出卖分几个钱，故收回之后，即捐献给地方文化团体，规定让他们作[做]文化事业公房（不住私人）之用。前街朱家，念德堂前面老三房房子，现亦落实，他们家至少有几百亩土地，但同时是酱园木行的股东，故作为工商地主（？）已将房子估价一万六千余元，归还他们的子孙，那个房子的一千多米，比你们城弄房子不会大。

至于今后应如何申请交涉，首先得找到登记册籍，即使旧政府时期的买房契约，也可作为法律根据。我们不是私人想向政府找麻烦，谋私利，而是为了保障国家的宪法。此事，你们兄弟姊妹可以互相商量，设法进行。

此信可转给玉美。

祝好

（三叔信，看后，请保存或给我，到姚去时有用。）

叔 适夷

1988年11月2日

三多、金枝：

你们好，来信已将十天，才复，对不起。

入三月来，我很好，本来我是冬病，现在北京天气也渐渐有春意了，对我有益。

你们都退休了，保养身体为重，钱够用就行，别多为钱忙碌。孩子都大了，知道他们过得去就放心了。当然，什么不干，两个人一天到晚眼睛

对鼻子，也寂寞，要多搞些活动，多谈谈心，生活就美了。

良基是个很踏实的人，照例逢年逢节来一次，去年带女儿来，今年和夫人同来。孩子还给我写信来，是在北京唯一的亲房了。

玉美很会写信，有时怕我累了，声明不必回信。这回去过余姚还未来过信。他奋斗了十年，算是争到了三千五百元。三千是赔她的东西，五百赔二嫂的钱，儿女五人各分一百，别人都让给了玉美，自己不要了，听说耕人一百元还是要的。他们兄弟姊妹中玉美最困难，而耕人自己过得不差，该他的钱他不放手，亦可见其为人了。你说他私吞了什么利息，按照法律手续，有几个继承人，要一一签字，公家才发钱，否则不发，不知他本领这么大。

余姚房照政策可以收回，但实现此事，还得有人尽力去蘑菇^①，玉美就有这本领，她太苦了，特别带上那两个无父的孩子，听说还是有病的，我总劝大家多关心点她。我这人从不走老战友的后门，这回就是麻烦了一位已离休的卅年代老友，原上海市纪委书记，可人家也只能帮点小忙耳。现在我忙着，整理旧作，还写点小文章，对日前的事说说话。

好了，我说这些空话。

祝你们好。

叔叔

1989年3月24日

三多：

来信收到。知道你和玉美都去过余姚，看来房子的事，目前大概难于解决，照政策工商地主城市房屋无没收之理，但时间不同、地点不同，中央政策，未必处处都能贯彻，一时加以整顿，现在可能又不行了，只好到以后再看。玉美情况比较困难，急需[亟须]索一些遗产解救眉急，事实恐难

^①蘑菇，这里指故意纠缠。

办到，她在背后说的话，你不必记在心里，同时对收回遗产事，也不要互相猜疑。照我所知，政府发还财务，必须由全体继承人共同签收，如缺一人，就不会发还的。我们生活能过得去就好，有些事吃点亏也就算了，不去斤斤计较，亲属之间，谁有困难，大家量力帮助一点，也是必要的。

你是不是还兼任一些外间工作？年纪大了，勿太劳苦，把生活安排得好些，保重身体，有的事就不去操心了。

我还好，也不能做什么事了。

问金枝好。

适夷

1989年6月20日

三多：

12日来信收到。

我考虑房子归还，无力重修，而全家均无归计，实无用处，而又不需出售之钱，得几个大孩子同意，便收回捐赠了。收回乃执行政策，捐赠则算是对家乡多少一点轻微的贡献耳。

那位房管处的同志专门来京，是为解决木行街朱家房子发还及遗属分配问题，来征求我意见的。朱家是世代官宦大地主人家，当时作地主没收，但他家也经营工商，是致和酱园同茂木行的股东，可能作为工商地主，今天准予发还。叔父是商人，土地并不多，主要收入属于工商性质，按政策应该是可以发还的。那房子是一个大院，品格较高，按照遗嘱分配，你是大房，占半数，另一半由二哥儿女去分。为了执行政策，是应该收回的，不是为了要住，也不是为了卖钱，收回以后，仍可捐献。那儿城墙已拆，环境改变，房子不知有否改造，派作别用。这情况来人并不清楚，答应回去查问告我。我除去你以外，也已告知了玉美。现在二嫂瘫痪在床，人事不知，年已九一，又不去世，给儿女极大负担，玉美亦不能不

负责，她是一个小学教员已退休，如何负担得起。我与她断绝联系数十年，她是通过北京报社找到了我，我一直在关心她的处境，并托上海的女儿——阿蘅照顾她。如何发还老屋，她有一份，也不无益补，故我也告诉她了。良基通过玉美的关系，在京工作，来过二次，也是朴实的中年人。二哥还有一个大儿子阿毛（良仁）和玉美的一个妹妹吧，二嫂好像住在小女儿处。

你家庭情况，我意必须着意调整。金枝有病，必须细心照料她。人都是有缺点的，自己也有，只有多想想人的优点，多想想自己的不足，大家互相谅解，互相关心体贴，人到了晚年，真正可以相依为命的，只有老夫老妻。儿女长大，各自成家立业，和老的总是隔了一代，不如老伴体贴。你必须主动摸透金枝的性格，动之以情，喻之以理，力求两人和美相处。她需你照顾，你需她照顾，心里有话大家摊开来，一个一时想不通，一个就多让步。大家都会想明白的。祝你们关系一定要搞好。我已八十四岁，经历多了，万事可以想透，心情就平和了。

向金枝问好。

叔 适夷

（1989年）7月18日 晨

三多：

你复信我都收到，最近数月因病的影响，精力衰退，动笔甚嫩，久未作复，有负关注之情，甚以为歉。

我病情太深，年纪太老，日落西山，亦自然的规律，现在仍时好时坏，医药度日。幸家人儿女，均平安无事。在京儿女，时常可见，上海女儿和宁波儿媳，亦经常有信。瞻儿去年回国后升任主任，仍执旧业，蘅儿也快将退休，圣弟在西藏中学情况顺适，葆莼也是老太太了，已有两个三代人，她老伴最近又升了副院长。我这儿仍只有两老相处，日常生活，全

赖老伴料理，尚无不便。

你与金枝，时时有儿女往来，也颇热闹。你的奶奶我已记不起了，老年人应该照顾，也应该的。

听说家乡伯父一家，瞎眼姐姐九十八岁了，还很健康。与其妹同居，赖竟业的抚恤金生活，大概也很艰苦的。人都长寿起来了，就是不要病苦，生活有着落顶要紧，我后者无问题，苦的是不死不活的慢性病，日常受折磨，不如安乐死痛快，可惜做不到。

之放同志来信早收到，未复为歉。现附在你的信中（已另发），请为转交。并致意道谢，再三表示歉意。黄源同志也久未通讯[信]，顺便时请代我问候。

祝你和金枝健康、幸福！

叔 锡椿

1990年2月5日

三多贤侄：

好久没有通讯[信]了，近况时在念中。得春节信，甚慰。知道你们年过得好，杭萧之间，互相走动，也很热闹。不过你和金枝均已退居，主要把生活安排得舒服点，大家保重身体，小企业工作，如果劳累，也少做一些。

我去秋大病一次，住院抢救，几乎断气，但医疗条件好，很快缓和了，住了四十天医院，以后回家，仍过病房生活，医药不断，西药吃太多太久，便有过敏反应，西医检查技术已达国际先进水平，可药物效力平平，后来改请中医老大夫，颇见效果，服用一二月汤药，现已停药，一个多月自我感觉良好，精力有所恢复。希望进入春暖后能更好一些。现在主要是自己注意保养，每天看看书写写字而已。

余姚房子的事，听其自然发展，兄弟姊妹中，大概玉美困难一点，想

从遗产中找点出路，她怎样去进行，让她去办（背后听了一些不适当的言语），不必与她计较。堂兄姐妹，总以和好为要。房子的事如有眉目，公家发还，必须有全体有继承权的人到场签字，缺一不可。因此现在你不参与申请，也无妨碍。在北京，现在良基每逢时逢节，必来看我，他的夫人和一位女儿，也来过。他现在大学，是比较负责的干部，人很踏实，工作也有成绩。耕人在杭与女儿同住，你大概不大见到。杭州的房子是二哥遗产，大概他们也在进行申请。现在官场办事，无年无月，已成老例，这样的“社会主义建设”，是令人缺少信心的。现在我们只好各人尽各人的力量，做到无心无愧就行了，别的也无办法。向金枝问好。

再，黄源同志患直肠癌，已动手术，经过良好，现在不知回家否？有便去望望他。但他自己不知道是“癌”，不可说明。陈子放同志与你住得很近，可去看看，病好了没有。

适夷

1990年2月6日

三多贤侄：

好久没有复你的信，很对不起！我的身体时好时坏，坏的时候，把来信压下了，人好一些，就动动笔，把积压的信，一一作复。每天可写二三封，现在给你写这封信。

亚运会很热闹，又遇上国庆，我还是很少出门，见见客人，看看电视，有时有兴致就写些，真想不到人会活得那么久，一下子已八十六岁了。

瞻儿4月回国后，在北京住了几天，回去大概还是很忙，到现在还是没有去过余姚。我那房子反正得子女同意捐给了余姚文联，他们一直拖着没接管，因为要使用，一要把房客安排搬走，二要好好修理一番，花不少钱。须有一笔预算，可能一时难解决，但他们既已接受，我也不去管了。你们要收回，必须坚持全部，如部分没收，那就算是地主财产了，不合法

的。

玉美又准备上诉，抄去的东西，前付了三千元作补偿，但其实价值相差甚远，据说其中朝珠一串，就值好几万元。显然其中有贪污，她决定再追诉，官司不一定能赢，但对贪污官僚总是一种打击，我们无力相助，理直走遍天下，她有那种精神，敢于苦斗，是值得赞许的。至少我们在精神道义上要支援她的。

你是不是还兼一些外职，年纪大了，身体保重，好好过好生活，儿女事了，人到老年，毕竟只有老伴是宝贵的，金枝好吗，也请保重。

我好的时候想想自己大概还要活几年，挺乐观的，多少要做点有意义的事，儿女他们都能各自顺利，也可不必多操心了。不过现在要出门旅行不大可能了，能写就写写信即已！祝你们

健康安乐！

叔 锡椿
(1990年)10月3日

三多贤侄：

多日未复来信，甚歉。

知道近状，很高兴，你不再外出兼职，很好。家务琐碎，朋友往还，也够忙碌的，借此机会，多读点爱读的书，有益身心。与金枝侄媳老两口相处，安排家庭生活，互相爱护，有时互相思让，保持和美，即为幸福。

上海玉美常有来信，她情况比较困难，爱莫能助，唯有空言相慰耳。良基在京，逢年逢节，常来谈谈。知道他们一房后辈情况。见了你们，总是想起三爹待我之情，他逝世时，我在朝鲜不知消息，回京工作后从炜春通讯[信]中才知道，心里非常难过，至今仍觉恩情未报。

最近一二月我身体有好转。去年马承烈同志再三推荐一种日本新药，第一次尚从杭州买来寄我，北京始终买不到，以后都由阿蘅从上海寄来，

连续服用了六瓶，似觉未见显效，又停了一个时期，不料去冬又常常发病，据家人从旁观察，仍以服用此药为好。现在又重新服用，这一二月来效果显著，咳喘大减，精神亦好，似已显此药之功，今后只单服此药，已好久未上医院了。此功应向马公报喜，见面请先代我致谢。

陈之放同志门牌未找到，信已即转。

祝你俩及孩子好。

叔 锡椿
3月15日

三多：

8月15日来信收到，以前的信，也都收到，我四五六月份身体不好，人较懒惰，久未回信，甚歉。

你们年纪也大起来，多少做些工作，比完全闲着，光搞家务，当然开阔眼界，调整生活，但也不必拼命干活，总要以养身防老为主，不要多揽活儿。好好经营养老，把生活搞好一点，特别是心情要愉快。我这一二月还不错，不上医院，不请大夫，经常适当服药，自我调理，多少还能写作，活着才有意义。

附上给马承烈同志一信，请便转去。陈子放同志，见面问候。

祝全家好。

三叔
8月20日

三多：

好久未去信，因为我又有八十多天不执笔了，老病并非急发，就是喘得较剧，人不好动，脑子也不爱动，吃吃睡睡过日子。年末老这么一阵阵

的，我也习惯了，照常吃药，自己调理，知道会好转的，就安心等好。十一月底起已能伏案二三小时，不敢太急，排队还债（信债、文债），现在给你写几句。从信中知你一家过得很好，也热闹，很高兴。人就是能和和气、平平安安的[地]生活下去，那就叫幸福。孩子们大了成长了让他们自力去发展，老两口互相照顾，互相安慰。是老年生活最重要的。

现在我就靠黄炜了，孩子各在一方。楼爱去港后，身边（隔邻）只有一个小儿子，知识分子，工作忙碌，生活清苦，也不能多使唤了。有了孙子，每天来玩几小时，也是大慰二老。爱去港生活已能适应，正式职位，收入较高，准备就做香港人，一家定居了，春节将来探亲。瞻也忙得很，不但校务，还要外事交道，儿子初入高中，教育他吃苦。圣弟一家过得不差。他在西藏中学，媳妇在药品检查所，大儿子今年高考没考上，在继续补习，常来看看我们，有时还可帮助跑跑腿。葆纯也老了，多病，上海葆衡写信最勤，在宝钢的女婿，经常来京开会，可以见面。山儿在廊坊，离京不远，夫妇亦常来。幼女在大百科出版社，也常常来。老友凋零，年轻点的文友，还常来谈谈，因此不算寂寞。反而在我病情不好时，怕见客人。九月黄源两老来京，也说不出话，不能好好接待，非常对不起。

现在世界局势，正在大变，苏联各共和国纷纷独立。现状都是一个过程，一定很长，将来如何定居，见社会主义的胜利，我恐怕来不及了，而信心永远不变。资本主义像一个老头，不管多强，还是要死的。

祝好，金枝不另。

叔 锡椿

1991年12月11日

三多：

你2月11日信，早收到。我近来身体较好，就忙起来了，迟复为歉。

这个年吃年夜饭很热闹，圣弟的儿子也来了，满满两桌人，看了也高

兴。可可要考大学了，真快，来拜年的，已见到我的第四代人，大姊姊的外孙与孙女。如果旧社会大家庭就是四世同堂了。

你同儿女女婿一起过年，也很热闹，人老怕闹，但也怕寂寞。我平日还是爱安静，可以专心写读，积财以贻子孙，已无意义，应多关心他们的教育与品德。我们房族子孙都正派，无邪门歪道人，甚可喜。闻大房瞎子姐姐96岁高龄已去世。良基一家人每年都来，他们都很好。你们堂兄弟，平时亦应往来通信，交流消息。

你与金枝，都应好好保养自己身体，大家和睦相处，老伴老伴，老来作[做]伴，很重要的。子方同志处，最近我有信去，你们邻居，可看看我的信，讲了一些近况。

祝好，金枝均此。

（良基的地址：北京东郊九龙洲 北京工业大学外4楼1—303号，电话784631—323）

适夷

（1992年）2月28日

三多贤侄：

11日信，14日收到，旅游七日，必多收获，你们亦入老境，趁今日两腿尚健，走走看看，开阔胸襟，怡养心目，很好。多注意健康，身外物不必多所吝惜，儿辈各能自立，在必要时自应予以扶助，即可矣。我想金枝贤媳妇，亦必能达观也。

我出院后慢性病仍无法根治，依然以药度日，时好时坏，基本是缓和的，努力以自疗，养性怡神，达观处世，行有余力，仍稍稍写读，已尽天职。前列康我已服用了几年，有时病苦若失，即不再服，不料又发，医院不肯手术，肥大尚非过甚，依然再服前列康如常，有时坐亦不安，但相信慢慢可以缓和的。气喘亦然。瞻几月初因外事来京，工作间隙，在家住宿

的一周，父子久别团叙，甚快老怀，已于十三日飞甬回去了。

在家有老伴黄炜周密照料，近又请一位很朴素的安徽姑娘，帮助家务，料理我的餐食，非常尽心，也很难得。

老黄的儿子阿明，在京短期学习，多次来院来家探病，分外亲切，对待父执，如对亲人，甚可感谢。黄叔叔在浙院，你代我去望望他，说我很乐观，有信心，很想念老友，望他早日健康出院。代我送点好的食品给他，钱我会汇你的。

每次来信，必须在信封上写明地址，以免我记不住，写一次找一次。

祝你们都好。

锡椿叔父

1992年6月22日

三多、金枝：

你们来，我很高兴，可惜不能陪你们玩玩，也没有很好的[地]请你们吃顿饭，这回在北京跑了不少地方，金枝又是第一次来，看看天安门，一定很快乐。来来去去，大概花了不少钱，老了，要钱何用[积财给子孙，不如积德（好的教养品德）给子孙]。以后身体好，每年出去走走看看，对老年心情、身体，都有好处。

我们的生活你已见到，我总是病病恹恹，每天不发病，也没有舒服的时候，幸赖叔母照顾（生活已不能自理，非有人日夜照顾不行了），但她也老了，今年七十岁，已渐渐多病，常上医院，一个老头，半个孙子，家务一切，全仗一人，够辛苦了。雇用保姆，十个有九个都不好，目前这一个还好，但春节要回家结婚了，以后再要找一个好的，实在困难。

我的诗集，自己只剩两本，故来托你转送子方同志，乞为道歉。我诗写得很少，而且很少有自己满意的，本不想编辑，是社里一位编辑同志主动代我编印出版的，以后也不想重印。散文集《话雨录》也已出了几年，

自己留的送光了，书店不肯重版。今年广东拿去一本小集，说秋间可出版，至今仍不知何日能见，如果出来，当即送给子方同志，请代为转言。并郑重道歉！

在京堂姊妹兄弟，你已见到叙旧，情形如此，亦各平平。可惜这次来不及约见一面，地址已悉，可通一信，兄弟姐妹，大家各据一方，难得见面，平时多多联系，互相关怀，也是很宝贵的。

祝你们和孩子们好。

愚叔 锡椿

1992年11月5日

三多、金枝、贤侄们：

三多信收到，祝旅游满意。年事渐长，劳逸结合，金枝勿多加忙，三多亦然。告老友情况为慰。子方兄书年内有新本可奉赠。

此次来京，大概已见我家日常情况，我身体现在比你所见好得多，每天可伏案弄笔（限制不过久），玩玩孙子，听听音乐，亦治病之道。用小保姆，你们见到了，你们临行给赏，她很感激。她已预定新历新年归乡，准备结婚，无法强留，觅人为难。黄炜老衰日甚，疾病渐多，决[绝]难全部操家。我们商量，在此人多，而看中甚少，能留者又难得，三多常说“阿招阿招……”的话，不知可否托她在乡间寻觅，年龄稍长，如四五十乡间妇女，身体尚好。在乡镇企业每日上班，整天劳动已感劳累，家中无牵挂，为人尚老实，有文化更好！愿意来京帮助家务，爱清洁，性情和通，可以与们帮助家务，做饭同食，形同亲人，近处买菜，在家打扫，洗衣有机器，晚间看电视，下午大半清闲，可以做做女红，打打毛衣，爱学文化更好，时间充裕。

能不能物色到那样人物，请她来京久住，每二周有假期，可看看北京风物，每年探一次亲亦有可能。不知可否代为留意，能早日于目前办定，

更好更好！拜托拜托！

以后来信封面必须写清寄信地址及邮码，以免每次查本子。（老了易忘，通讯[信]又多。）

专此

祝全家寿乐！

叔 锡椿

1992年11月23日

三多如晤：

23日信收到，内有一张报纸但找不到我的名字，各篇都与我无关，不知何故？

我大病半年，是93年八月病开始的，94新年是在医院过的。一月下旬出院，直到今年四月初，才开始重新学写，但每天伏案绝不超过二一三小时，此外都休息，包括看书报，有时看书报，有时会客（不超半小时），基本是躺着闭目听收音机的古乐或西洋音乐等。

说的楼小妹，是玉美的妹妹吗？大名叫什么？听说她在旅游部门作[做]对日的译员，是吗？文藻在杭州有房子，如能收回，大好，大好。有一个叫菩提精舍的我去过，是不是叶月庭（文藻丈人）的财产？灵隐寺一个大殿，有一对金漆长联，下款署名是“叶逢春”（叶月庭），现在可能还在，有一年叶家在灵隐寺做七天七夜大法事，我妈妈也去的。

我正在好起来，两老生活，一个小儿子是大学教授叫楼海^①，一家三口就住在五号楼三门，天天可见，孙子苏苏已将十岁，小学三年级，常在我们身边。雇一个阿姨，帮助家务，每月180元，现在这个叫小傅，挺好。

我写字还歪七歪八，不多写，子方、承烈二兄现在无事不写了。见面

^①楼海，楼适夷与黄炜所育幼子。

代我问好。

告诉你一个坏消息，上海炜春叔叔，已于23日晚8时30分逝世。

向金枝问好。

锡椿叔叔

（1994年）4月28日

(五) 楼常山^①

常山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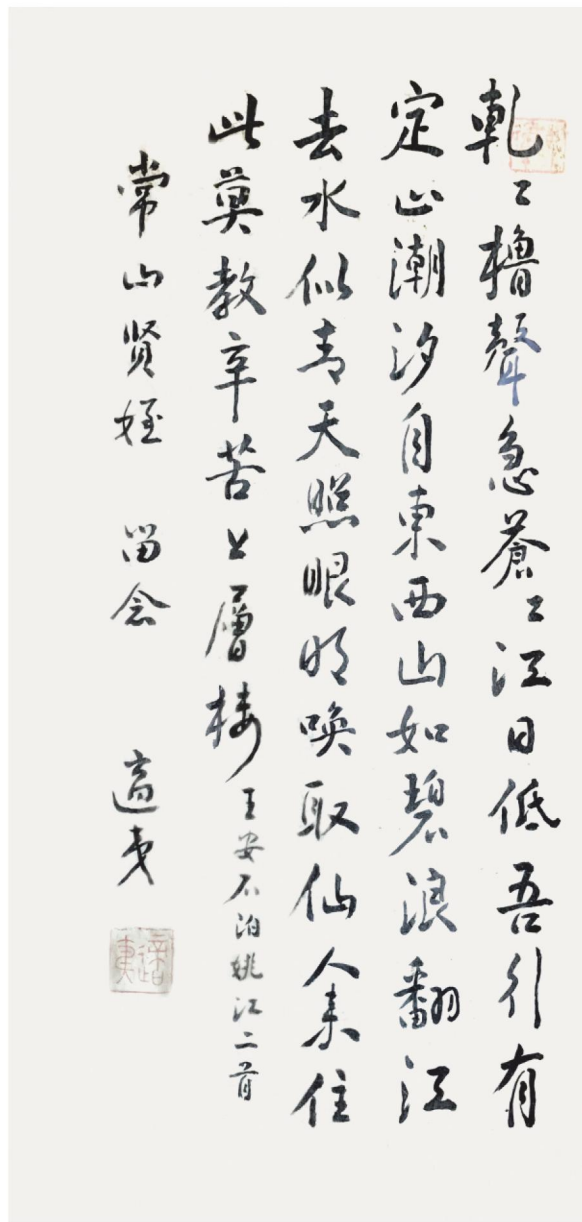
来信收到多日，未复为歉，台风袭击浙江，余姚受灾如何？甚念。我的字写不好，闲居消遣，时写写，常有人来要，我胆子就大了，也写一张送给国新，是行家看看有何高见，反正我自己总觉不自满的，不久以前有余姚市房管处一位夏伏龙同志来京出差，特来访问，是关于发还木行街朱家房屋房族子孙分配之事，他们知道我熟悉朱家情况，故来征求意见。我当初将所知相告，同时想到东门城弄，我叔父怀珍所有房子。朱家是地主，但也经营工商，他家的房子可以发还，则叔父之房亦应落实政策，予以发还，但夏同志不知情况，先回姚后了解再告，并告我处的负责人是严某某（名字我忘了），但以后一直无信息，据叔父孙子三多说，他回余姚探问过，这个房子部分已被改建，现在为一个工厂所占用。我想根据政策，应呈请发还（至少折价赔偿。朱家的房子就是这样办的）。你是否认识夏伏龙同志，或其它[他]房管处负责同志，问问情况。据说叔父生前，已将房子分赠二子，长房孙子三多，与次子连春（文藻），即由此二人登记户名。现在三多在杭，文藻已故，下有三子二女，分别在京、沪各处，文藻夫人新近以九十一岁去世，次子良基，在京工业大学任教。你有便打听一下告我，为托。我比你八五年在杭见面时又老得多了，已不能做什么，只是在家养老而已。国新大概很忙，现在企业家都是红人了。你老伴及全家想都安好。

祝健乐。

适夷

1993年9月5日

^①楼常山，楼适夷侄子，在余姚化工厂工作。



楼适夷赠与楼常山的书法

常山贤侄如晤：

好久未得来信，得10月4日信深慰。老来乡思日深，在姚能联系的，已只有你一个人了。

我近来的确“忙”了一点，因身体颇有良好感觉，规定日课二三小时，整理旧作，总结一生，还时时想写点新的东西，但工作时间限定，不敢乘兴过劳，其他时间就以娱乐、看看闲书报、听听音乐、做做锻炼消费过去了。我希望这样的状况能够保持下去，觉得还有许多事没有做完呢。

你的房子，是否要拆，已有新居目标否？今后一个大家庭可以同堂共处的地方，恐怕不容易了。致和横占三条街，前街正面大院，大概仍为副食作坊，后街（现在是否改名高阶沿）在我家故居东边，及隔一条街即淡竹弄东边都有大院，通称楼房，现在是否后边及后街部分都拆改，则我们旧屋如何独能保留，我家西首有朱氏义庄、大院，现在是否已改作他用，还保留原状否？我在1957年曾一个人去街头看了一眼，1984年因病不能一顾，生身血脉之地，当时是曾祖父鸿南公打下的基业，如因这次捐献而得保留作[做]文化馆站之用，略作修理或根本改建，都是很希望的。——我现在做梦还常见旧居呢。对自己本身绝对不想留作任何纪念，但于文化有点用处，我是一心愿望的。姚业鑫同志为文联副主席，你和他相识，闲谈时不妨谈及，但亦不必作为要求提出，由他们处理。（唯作纪念一点，绝对不希望。）如果在地下时代开过一二次会就当留作纪念处，那么纪念处太多了。（邓颖超同志因此不肯将在上海许多居住过的地方告诉人，就是怕人家劳民伤财作[做]纪念地），这种风气完全是形式主义的。

你参加下一代工作会，我非常赞成，老来精力，应多为下一代作[做]点贡献。不知你们现在作[做]些什么具体工作，锦上添花易，雪中送炭[炭]难，我希望我们不要为表面的繁荣所迷惑，而要多多关心今天还有多少缺衣少食的困难户，特别主要的是儿童——新世纪的主人翁——的文化、知识、品德的教育。中国人口近12亿，至今至少还有3亿文盲，在世界运动会上得几块金牌为国争光，但四分之一的无文化的文盲，为国家争什么呢？

可今天运动经费大大胜于教育经费，只见眼前，不见未来，实在是国家前途的问题。希望你们多关心失学、上不起学的儿童，使他们能够受到基本的教育，这不但是文化知识，科技发展，环绕发展、经济的中心，也是提高人民品德、社会优良风气的大事。我们参加“希望工程”，捐助了一些款项，已发现中途各种曲折，助了200元钱，实际受益者只收到了一次20元，第二学期开校时，还得不到第二次学费，只好卖粮补充，来信读及，又直接寄去30元，后来写信向本部问询，半年未见答复，最近我在报上隐约提了一下，收到中途转手机关来信解释。总之，腐败之风遍上下，“老鹰飞过拔根毛”。官僚主义作风不把老百姓当一回事，过去在深山冷谷给游击队送饭的老百姓，至今还有没饭吃的。革命烈士流血牺牲，难道是为了今天当官僚的作威作福，以权谋私的吗？想到这些事，心里很难过。只好就自身力所能及，多多少少为人民做些好事。我今日所处地位，高高在上，脱离实际，有心无力，你们在地方比较容易同群众接近，当然有许多好的正面消息，也请多留意，另外的隐蔽一面，尽一点力所能及的力量，不忘记投身革命的真正的初志。我本身所受政治、生活待遇较高，多少还能工作，看几个月来情况，多少还可以活几年（如果病势没突变），生活只靠一个也已七十多岁，身体尚可的老伴照料，她还要带领一个小孙儿，一老一小，家务甚重。雇用的人，颇难有一个合适的人，只要钱，要吃，还要偷东西，干活马马虎虎，已经大半年不用人了。现在只能设法雇用“钟点阿姨”，每周数次，减轻一点重活。

家乡中如以挣钱为目的，不能贴心如自家人一般，主动整理家务，恐怕今天也难找的了。总之，在我们老眼来看，今天社会风气不良，人和人不讲情义，一切只看金钱了，成了一个拜金主义的世界，金钱高于一切，事实就是如此，发发牢骚也无用处。

我现在一切抱客观现实主义，人不可能事事照主观愿望达到目的，只能面对现实，尽我的职责，不能急切要求过高，其次对事物是非善恶，采取达观辩证观点，从正反各方看待事物，即老话叫做[作]“看穿世情”，从

变动中、发展中去看坏事可变好事，好事也须[许]反而成坏事，不妨淡然处之。总的就是乐观主义，不管如何艰难曲折，颠倒反动，社会总是要进化的，最高理想，最后一定可以达到，对马克思主义真理，信仰不变。你以为是吗？

你哪年出生，今年七十几岁了？我明年满80[90]岁，今年已与一家人团叙纪念，废止作[做]寿了。

不多写了。

祝你全家安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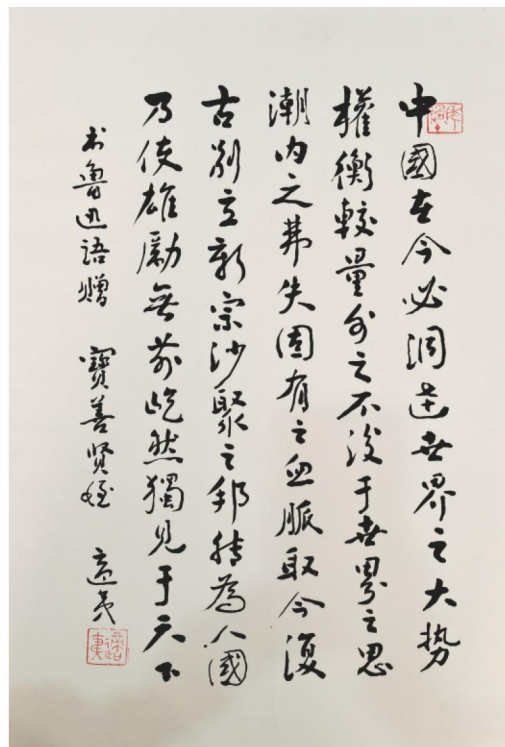
锡椿

1993年10月14日

（六）楼宝善^①

宝善我侄及其兄弟姐妹：

收到信甚慰。你是什么时候到港的，见了父亲的临终否？你妹妹也在海外，这次赶到了吗？后事都安排好了？妈妈今后一人如何生活？爸爸的骨灰（或遗体）安葬何处？他的文稿能编辑出版吗？首先，给他搞一本“年



楼适夷赠与楼宝善的书法

^①楼宝善（1941—），楼适夷侄子，出生于上海，祖籍余姚，后移居香港，曾两次赴法留学，曾受邀在香港大一艺术设计学院任教十年。1994年，楼宝善移居加拿大蒙特里尔，现为加拿大魁北克华人艺术家。2021年，楼宝善将200余件个人艺术品捐赠给余姚博物馆，其中包括铜版画、水墨画、麻胶版画、丙烯画、油画及部分藏书票，另有楼适夷书法作品一件，出版文学作品一件及家书一封。

表”，搜齐著作，工程不小，有儿女可担任否？一个人的遗事非为小事，但要专诚为他的青年知己，才能做，不知有否？你何时回加拿大，是卖画为生否？我在京展览会中见过你的两幅画，望你永远走现实主义的路，如不急于回加拿大，请来信谈谈兄弟姐妹的情况。子春从不谈家务。不多写了。

敬祝你妈妈张采英嫂子好。

适夷

1995年4月7日晨

后 记

楼适夷是余姚籍的著名作家、翻译家、出版家，更是一位革命者。他是余姚党组织早期领导人，也是浙东抗日根据地文教工作的领导者和参与者。

大革命时期，他曾在家乡余姚编辑、出版进步刊物《余姚评论》《余姚青年》，后来到浙东革命根据地工作，任鲁迅艺术学院副院长和浙东行政公署文教处副处长，编辑《新浙东报》。在他的影响下，族里后辈楼明山也走上了追求真理、献身革命的道路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楼适夷虽长期在外地工作，但对家乡一直予以深切地关注。1957年4月和1984年7月，他曾两次来到故乡余姚，尤其是1984年那次，年近八旬的楼适夷再次来到浙东抗日根据地旧址时，更是乡情满怀。今年恰逢楼适夷同志逝世20周年，编辑出版《斯人已去清风在——楼适夷书信选集》是我们对楼老的一种纪念和缅怀。

去年年底，编者向余姚市档案局、余姚市档案馆、余姚市政协教科文体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、余姚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四家单位提出编注《楼适夷书信选集》一书的设想，得到积极回应。不久，编辑出版《斯人已去清风在——楼适夷书信选集》正式被列入四家单位的年度工作，并成立了课题组。

本课题由黄懿、沈娟娟共同收集、整理、编注，从确立课题至编辑出版，时间一年有余。为了全面深入地展示楼适夷的形象，我们先后赴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、余姚市档案局、余姚图书馆等单位查阅、复印、拍摄楼适夷的手札、题字、照片等资料，并对此进行整理。此外，课题组走访散居于北京、宁波、余姚等地的楼适夷部分亲属，通过当面采访、电话沟通等方式，搜寻相关的照片、手札、录音等资料。我们还拜访了当年与楼适夷有书信往来的章亦平先生、诸焕灿先生，也获取了一些珍贵的手札。

本书共收录楼适夷的手札181封，分别写给好友姜枝先、史莽（叶遐修）、章亦平、诸焕灿以及子女楼瞻瞻、楼圣弟、邵真（楼葆菀），

侄子楼三多、楼常山、楼宝善等人，书信时间从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（文中部分没有注明时间的，因原稿没有注明，不宜推断）。

本书编写过程中，余姚市政协主席陈长锋十分重视，余姚市政协副主席朱卫东全程关注和支持。浙江省儒学学会会长、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吴光先生为本书撰写序言。楼适夷的侄子、华人艺术家楼宝善先生为本书题写书名，温哥华宁波商会副会长周黎华先生为本书相关事宜沟通联络。楼适夷先生的次子楼圣弟、孙子楼舸、侄孙楼国新为本书提供许多手札、照片，并对文稿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。陈伟权、黄孟丹、陈元振、陈加欣、黄建华、张建岳、计文渊、张国源、张放鸣等专家学者对本书提供资料和线索。在此一并表示由衷的敬意和真挚的感谢！

本书题名出自1974年5月楼适夷先生与其堂弟楼炜春、其子楼爱军自杭州游富春江严子陵钓台，并于次年2月18日作《游钓台》一诗中的“古人已去清风在，今我凭吊亦痴哉”诗句。我们将“古人”改为“斯人”，也为了表达故乡余姚对楼适夷这位游子的缅怀之情。

限于编校者学有不逮，书中难免谬误之处，敬请不吝指正。

编者

2021年11月15日